

· 世界史研究 ·

反美主义的历史演进

王秋彬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反美主义并非新鲜事物, 而是一个比美国建国历史还要久远的历史现象,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 而且与美国自身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它先后经历五个阶段的历史演进: 18世纪, 欧洲知识精英从自然学视角寻找例证把美洲视为退化堕落的大陆; 1800-1880年间, 欧洲人转而蔑视美国的制度文化, 嘲笑美国是文化荒漠; 19世纪末到二战期间, 反美主义超越欧洲范围, 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 主要是反对美国的殖民扩张; 冷战时期, 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 社会主义阵营、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欧洲左翼进行了反对美国霸权、打倒美帝的斗争; 冷战结束后, 美国“一超”独霸, 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反美声浪, 反美主义走向全球化。

关键词: 反美主义; 美国; 美国化; 霸权

中图分类号: K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59-8095(2008)05-0100-07

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一超”独霸, 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单边主义, 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激起全球范围内的反美现象。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 反美主义¹ 愈演愈烈, 已经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现象和美国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外交难题。但是, 反美主义并不是晚近才出现的新鲜事物, 而是一个比美国建国历史还要久远的历史现象, 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 先后经历五个阶段的历史演进。本文将追溯反美主义的历史轨迹, 探讨各个时代反美主义的表现形式与成因, 为当下盛行的反美主义寻觅历史源流。

一、退化堕落的大陆: 自然学视角的反美主义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 欧洲殖民者纷至沓来, 出现了大规模移民美洲的潮流, 引起了欧洲知识阶层的警觉。“17世纪, 大约有20万移民离开欧洲故土抵达北美。……在三代人的时间里, 北美成为社会空想家、政治理论家、预言家、社会弃民的社会实验室, 而普通的男男女女则希望在这里寻求比欧洲故乡更美好的生活。”^[1] (p. 103) 18世纪, 针对涌向美洲的移民大潮, 欧洲学术圈内一些人为了警醒那些对

收稿日期: 2008-05-01

作者简介: 王秋彬(1977-), 男, 福建泉州人,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当代国际关系史。

¹ 关于反美主义的界定在国内外学术界见仁见智, 没有一个清晰明确、为大家所接受的概念。本文把反美主义界定为美国之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组织或民众对美国(政府、民众、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等)的厌恶情绪、敌视言论和仇恨行为。

美洲心驰神往的欧洲人,大肆宣扬北美新大陆的种种自然缺陷,宣称即使从欧洲迁移过去的物种也难逃退化的噩运,以期劝阻人们不要移民美洲。在法国自然学家布封、哲学家伏尔泰和历史学家雷纳尔等人的笔下,美洲是一个“不幸的大陆”,不适合人类生存。布封是这一时期反美主义自然学言论的奠基者,他认为,美洲动物是退化的、萎缩的,那里的狗不会吠叫,植物是有毒的,居住在那里的人智力迟钝,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都软弱无力。^[2](pp 9-14)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新大陆也没什么好感,他认为,“与巴黎和维也纳同一纬度的美洲地区的气候跟欧洲大陆北极圈的地区一样寒冷”,“美洲遍地长着毒性剧烈而持久的有毒植物,新大陆人的智力不及旧大陆人那样发达”。^[3](p 42)基于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一些人甚至得出了“美洲同样也无法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的结论。^[4](p 7)历史学家雷纳尔在《两个印度的历史》(1770年)中指出,美洲气候与土壤导致欧洲物种(包括人和动物)走向退化,他还因一篇主题是“发现美洲对人类是福还是祸?”的引人注意的文章而获得里昂学术团体1200法郎的奖励。^[5](pp 510-511)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接受了美洲动物狮子、老虎、鳄鱼在形态上比旧世界更为弱小与无力的观点。^[6](p 266)欧洲知识界对美洲持有类似看法的人还有很多,足见布封的理论对当时欧洲人的影响之深。

为了根除这种偏见,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潘恩和杰斐逊等美国开国元勋们都投入到为美洲同时也是为美国正名的论战中。有一次,富兰克林在法国巴黎的住所里邀请雷纳尔及其他几位法国学者,与同等人数的美国学者进行对话。席间,雷纳尔谈到了美国人的退化,富兰克林灵机一动就让在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都站起来,看看到底哪一边的人退化了。起立后一看,美国这边个子都比法国人高,最矮的就是雷纳尔。但是雷纳尔对此避而不答,只承认这些人是例外。^[7](p 177)杰斐逊则通过撰写《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对欧洲人的无理指控据理反驳。^[7](pp 195-210)为了达到目的,杰斐逊还特地从美国东北部运一只驼鹿到巴黎,想让远在法国的布封看一看真正的美洲驼鹿。汉密尔顿则把欧洲人的这种偏见与傲慢作为呼吁美国人接受联邦制的论据,他在引用了荷兰人德波在《美国哲学研究》中关于美洲退化的言论后指出,“维护人类的荣誉,教育那个傲慢的兄弟谦虚一点,就是我们的事情了。联邦会使我们做到这一点。”^[8](p 57)

总之,在美国建国前后的一个时期里,欧洲人特别是知识精英们是以一种贵族式的轻蔑眼光在故意矮化和丑化美洲。他们的观点对下层民众前往美洲谋生的潮流并没有起到实质性阻遏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双方交往的增加,关于美洲的种种不实论调不攻自破,到19世纪上半叶,除了部分神学人士还继续固守这一偏见外,自然学视角的反美言论基本销声匿迹。

二、文化荒漠:蔑视美国的制度与文化

当欧洲人在自然学领域妖魔化美国未能奏效之后,在1800-1880年间转而嘲讽美国制度与文化,嘲笑美国艺术上的贫瘠、政治实践的失败并批评美国政治体制对欧洲大陆的“不良影响”。“举止的粗糙、对精神的东西的无兴趣和对艺术的无知,从此成了人们在描写美国时首先想到的特征”。^[2](p 36)19世纪英国海军军官弗雷德里克·马雷耶特(Frederick Marryat)把美国的民主制度描述为“惨不忍睹的失败”。另一位英国作家弗朗西斯·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则批评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粗糙低俗,根本无法与高雅的欧洲文化相媲美。^[9]包括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内的许多欧洲文学家都认为美国充满了“吵吵闹闹的冒牌货、傻瓜和骗子”。^[10](p 34)19世纪中期的一些德国小说则集中描述了移民美国的不幸遭遇:暴力、偷窃、对新移民的欺诈以及美国人的傲慢与贪婪。^[11](pp 153-160)法国现代派诗歌的鼻祖、大诗人波德莱尔甚至认为,这个世界的末日就是它的整个美国化。^[2](p 62)确实,与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欧洲文化相比,缺乏历史根基的美国无疑是一个文化的“荒漠”。

对美国政治模式向欧洲扩散的恐惧构成了这一时期反美的另一主题。美国建国后,形成了一套崭新的有别于欧洲的政治制度:这里没有君主、贵族统治,没有强大的传统、正式的宗教以及严密的阶级体系。在许多欧洲保守派眼中,美国是欧洲革命的始作俑者,这就好像20世纪西方世界视苏俄革命为“洪水猛兽”一样,他们也要对美国革命进行扼杀,以免在欧洲大陆引发革命的连锁反应。早在18世纪

80年代,法国律师西蒙·兰盖(Simon Linguet)就警告说,“欧洲的渣滓将在美国建立一种可怕的社会,创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接管欧洲并破坏文明。”^[12]欧洲此后发生的一系列颠覆性革命运动印证了兰盖的担忧:1789年法国大革命、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自由大宪章运动、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等等。只不过兰盖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了,看不到欧洲接二连三的革命。“在英国,对那些寻求限制民主的上层阶级来说,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与混乱坚定了他们对存在于美国的自由平等是危险的担忧。”^[13](p. 23)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写道,“每个地方的保皇党人都在憎恨我们,把我们视为共和主义者。”^[13](p. 22)托克维尔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将美国的民主制度与法国的贵族制度进行了对比,但作者本人却公开指出:“谁要认为我想写一篇颂词,那将是大错而特错。”^[14](p. 16)

除此之外,欧洲人还卷入到了美国内战的漩涡中。尽管对奴隶制反感,许多欧洲人在内战中还是支持了南部邦联中的蓄奴州,把这些州看成是和欧洲有着相近价值观的地方。在美国内战期间,“许多欧洲人宣称推动美国废除奴隶制的因素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烟幕弹”,^[13](p. 48)法国人则表现出了隔岸观火的心态,他们对战争结局做出了不怀好意、一厢情愿的预测,即美国的南北战争将使这个国家走向分裂。然而这一幻想最后落空以及内战后美国的加速重建令欧洲人感到震惊,他们担心,美国人的征服欲不会就此止步,内战只是他们对别人发动攻击的先兆。因此,美国内战不仅促进了法国反美主义的定型,而且也可以说是法国反美主义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情感上对美国的蔑视被疑惧所取代。^[2](pp. 95-96)

如果说第一阶段欧洲知识精英的反美主要是反对整个美洲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已经具体化为反对美国。欧洲人继续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贵族眼光来审视新生的美国制度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蔑视美国制度、认为美国文化贫瘠的主要是欧洲上层社会,而下层民众出于寻找生存出路的需要,继续大量移民美国,当然也有部分欧洲移民仍没有改变他们对新世界的成见。

三、反对美国殖民扩张:反美主义的蔓延

从19世纪末到二战期间,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以及向海外扩张,反美主义进入第三阶段,由欧洲蔓延到美国的海外殖民地乃至世界其他地区。

19世纪最后20年,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唱衰美国已经不可能,欧洲转而担心美国的多元民主、大众文化与工业化模式有掌控全世界、进而改变他人生活方式的危险。这是欧洲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在世界的优势地位,对美国实力增长的一种本能反应。1898年美西战争,美国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西班牙动武,赢得一场“小而辉煌”的胜利,获取古巴、菲律宾等海外殖民地,欧洲人对美国的扩张行为开始警觉起来。欧洲媒体揭露了美国以“缅因号”事件为借口来发动战争的阴谋,俄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把战争看作美国的侵略行为,全都指责美国而同情西班牙。欧洲共和主义者所塑造的美国和平形象也因此破灭,取而代之的是以帝国主义色彩为主的美国新形象,人们甚至考虑建立一个由威廉二世领导的反美联盟。^[2](p. 158)20世纪初在国际舞台上还出现了关于“美国危险”(American peril)的阴影。“美国危险”一词常常出现在德国议会和媒体争论中,也突然出现在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的作品里。1905年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豪瑟尔(Henry Hauser)写道:“人们在报纸上、会议上、议会里听到的除了美国危险外别无他物。”^[15](pp. 5-6)美国在一战期间大发战争财,20世纪2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发生债务危机,欧洲人就将不满情绪发泄到了债权人美国头上,斥其乘人之危。在美国经济、军事对外扩张的同时,美国的大众文化产品也被大规模输往国外,与美国经济联系较密切的欧洲首当其冲,形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历史上“美国化”的第一次高潮,普通民众乐意接受能够带来消遣和娱乐的美国大众文化,而知识精英们则忧心忡忡。他们以不同的文笔形式消极地描述了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文化,尤其对欧洲生活方式产生强大冲击的好莱坞进行诋毁性的攻击,试图在民众中形成“恐惧”之感,自觉地构筑起抵制美国大众文化的意识,以维护欧洲传统文化的“纯洁性”。^[16](pp. 160-161)这是欧洲人对美国的“偏见”在新时期的反映。此外,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美国国内出现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复杂的种族问题,致使无论欧洲的左翼还是右翼都对美国抱蔑视和淡漠态度。对许多左翼人士

来说,美国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象征;右翼人士则认为美国因为种族不纯而导致了社会退化。^[17] (p. 6) 尽管欧洲人对美国有这样或那样的指责,但却无法改变美国两次协助欧洲遏制德国扩张的历史现实,战后欧洲重建同样也离不开美国的帮助。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反美已经突破了欧洲这一地理范围,向其他区域延展。美西战争之后,美国获得了对菲律宾、古巴的殖民统治权,并在1900-1921年间,对多米尼加、海地、尼加拉瓜、巴拿马、墨西哥等国发起28次军事干涉。美国的扩张行为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反抗。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在1900年出版的代表作《爱丽尔》(Ariel)中,把美国描绘成“凯列班”(Caliban,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形怪物,喻为丑恶而残忍的人),体现了粗俗的精神文化。^[19] 罗多的思想在拉美广为流传,成为这一地区反美主义的起源。此后,古巴、海地、多米尼加等国均爆发了反抗美国的起义与抗议运动。1933年8月5日,古巴首都哈瓦那爆发了各行各业的总罢工和罢市,罢工群众高呼“美国佬滚回去”、“古巴必须自由”等口号。此外,东亚也发生了反美运动,20世纪初,由于美国的排华政策,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席卷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由于美国以承认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合法入侵为交易,诱使日本承认其对菲律宾的统治,朝鲜半岛发生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反美主义浪潮。

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进行海外扩张的过程中,遭到了欧洲的抵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然而,由于美国在海外殖民地的利益有限,尽管受到民族解放力量的打击,但并未伤及其国家根本,同时美国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佑护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国家实力进一步壮大,这是反对它的欧洲人所没有料到的。

四、打倒美帝:意识形态视角的反美主义

二战结束后,美国实力达到登峰造极地步,欧洲国家已经很难望其项背,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当然领袖,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搞公开对抗。在冷战大背景下,意识形态色彩的反美斗争凸现。

战后英、法、西德等欧洲国家出于自身安全与经济重建的需要,接受马歇尔计划,同时基于对抗苏联的考虑,与美国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也基本认同了美国在西方阵营的领导权。但是欧洲人特别是左翼的反美声音并未因此消失,法国仍有十分浓厚的反美情结,而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反美独立倾向。在文化领域,美国的大众文化产品大量涌进欧洲,给刚结束战乱的欧洲人带去精神抚慰,深受年轻人的欢迎,却遭到欧洲知识精英的抵制,他们批判美国大众文化充斥着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反对美国化,捍卫欧洲文化。1947年法国发起电影保卫战,在50年代初达到高潮。西德的知识精英也在抵制着美国的爵士乐、抽象的表现主义与流行艺术。^[18] (pp. 67-75) 在政治上,马歇尔计划在法国被描绘成“特洛伊木马”,人们担心法国经济将殖民地化,并在军事上依赖美国,乔治·索里亚还出版了《法国会成为美国殖民地吗?》一书。^[2] (pp. 336-338) 当时美国独家享有的原子武器更增加了人们的“恐惧”,于是美国被比作战争贩子,将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保卫和平”的旗号下,法国港口码头工人甚至阻止运往美军基地的货物启运。1958年戴高乐第二次执政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对美外交政策,退出北约,毅然决然地发展核武器、加强同东方阵营的联系,无一不是与美国“对着干”的。欧洲人还对美国的经济扩张进行了抵制。当可口可乐在1948年申请许可证并在当地装罐饮料时,法国共产党提出,可口可乐的入侵应该被阻止,因为这个公司作为美国的间谍网络正成倍增加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并赢得大多数公众的支持。^[19] (pp. 356-357) 尽管这一时期欧洲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反美主义,但总体说来,“由于冷战的高压结构所限,欧洲的反美情绪并没有得到自由释放,而是表现得相对克制”,^[20] (p. 161)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作为发源地的欧洲反美运动基本上处于低潮。而且尽管“法国精英一直没有停止对‘美国化’的抨击,但却无法阻止法国大踏步地向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变”。^[21] (p. 77)

在意识形态划线的年代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世界运动,成为世界反美运动的中心。二战结束后,美国的触角伸至全球各地,以反对共产主义“扩张”为己任,在第三世界扶植代理人压制民族独立运动。据德国学者统计,美国自17世纪印第安人

战争以来,共卷入 38 场战争(包括美国制造的非军事干涉以及政变和颠覆企图等),其中冷战期间占了 17 次,占总数的 44%,涉及的国家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伊朗、黎巴嫩、刚果、利比亚、危地马拉、多米尼加、智利、巴拿马等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22]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的一己之私,无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独立诉求,扶植亲美政权,对其反动独裁统治听之任之,遭到第三世界国家进步力量和人民的激烈反抗。而这一时期苏联以民族独立运动天然盟友的身份自居,赢得了部分国家的好感,使它们主动加入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阵营中来。冷战时代,美苏相互争霸,相互抹黑,苏联的媒体上关于美国的话题基本不变:美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工人运动、种族问题、城市里的犯罪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负面形象,^[23](p 15)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美国形象也大体如此,给人的感觉是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尽管社会主义阵营后来出现分裂,但是它们反美的主旋律却并没有改变,例如,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对美帝国主义的声讨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这一时期中东地区成为反美的“后起之秀”。由于美国在 1967 年、1973 年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以及派军队登陆黎巴嫩等原因,美国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裂痕由此产生,有的伊斯兰教领袖甚至认为美国是伊斯兰世界一切灾难的根源。^[24](p 159)中东穆斯林通过恐怖袭击来反击美国的霸权行径,1983 年 4 月,美国出兵黎巴嫩期间,贝鲁特发生了多起针对美国目标的恐怖袭击,最终迫使美军撤离。除了中东之外,美国的后院拉美地区也纷纷“举旗”反对美国的扩张与干涉,根据统计,在 1956-1965 年间,全世界发生的 171 起反美游行、骚乱与恐怖袭击中,有 65 起发生在拉美,^[25](p 463)占总数的 1/3 强。中东和拉美也是冷战结束后反美最为强烈的两个地区,这与冷战期间美国在这两个地区的胡作非为不无关系。

冷战时期的反美主义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主力是社会主义阵营,欧洲反美主义的主角也是左翼,第三世界的反美主义则带有排除美国干扰、寻求民族独立的意味。冷战的终结,消解了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反美力量,反美的接力棒被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和极端势力接过。

五、反对“一超”独霸:反美主义的“全球化”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肆无忌惮地推行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外输出美国文化与价值观,激起了遍布全球、空前激烈、形式多样的反美声浪。从巴格达到哈瓦那,从德黑兰到巴黎,从首尔到开罗,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加入到反美的行列,反美主义走向全球化。“9·11”恐怖袭击是反美主义的极端行为,许多国家对此进行了谴责并对受害者表示同情,但也有不少人幸灾乐祸,认为这是美国罪有应得。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激起了反美主义的进一步反弹,人们惊呼 21 世纪将成为“反美世纪”。^[26](pp 5-16)

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空前“升华”,达到了全方位反美的地步:已不限于对美国中东政策的痛恨,而是泛化为一种抽象的、对所有美国象征物的反感,甚至上升到宗教层面的“文明冲突”;参与者既有普通民众,也有极端主义势力以及某些穆斯林国家政府。美国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乃至普通美国人都成为反美主义者憎恨的对象。在这种情绪化的反美主义“感染”下,致使美国所有政策举措都被视为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如对埃及和沙特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被视为“别有用心”,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被指责为“穆斯林苦难之源”,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努力被描述为帝国主义势力扩张的组成部分等等。而且,反美主义不限于受到美国压制的国家(如巴勒斯坦、伊朗和叙利亚等),即使在那些与美国保持着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双方互有所求的阿拉伯国家(如埃及、沙特、约旦等),国内民众的反美情绪同样十分强烈。根据 2006 年调查数据,五个主要穆斯林国家民众对美国存有好奇心的比率已经下降到 1/3 以下,伊拉克战争后,许多穆斯林国家开始视美国为伊斯兰教的威胁。^[27]

在拉美地区,美国正遭遇后院起火的尴尬。“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这是一句拉美人常挂在嘴边的话,调侃间情绪复杂。拉美已厌倦了美国的霸道统治,从门罗总统开始,美国曾无数次动用武力试图主宰该地区,近两个世纪在门罗主义旗帜之下,拉美自然体会到了与强邻共处的复杂心态。拉美人既艳羡北方强国的富庶生活,又对美国的干预耿耿于怀,特别是在经历了种种危机和动荡后,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拉美人民纷纷选择“向美国说不”的左翼力量上台执政,使拉美地区的反美声音空

前强劲,长期独立抗美的卡斯特罗多了许多“同志”,例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其中,查韦斯最令美国头疼,屡屡在美国家门口指责美国,直斥布什为“杀人凶手”,抵制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到处搞反美“串联”。他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拉美乃至世界反美的一面旗帜,而美国对此却无可奈何。

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美国与盟友的战略合作一直缺乏强有力的支持,美国与欧盟、韩国、日本还曾一度出现过剧烈的贸易摩擦,双方的利益分歧增加。空前剧烈的美国化浪潮以及美国的单边主义路线则进一步加剧了盟友对美国的提防与不满,盟友反美主义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欧洲大陆民众自发地抵制美国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61%的法国人、45%的德国人和32%的意大利人认为美国文化是对他们本国文化的一种威胁。^[28](p 75)其中,法国对美国文化入侵的反应最为激烈,发生了一系列抵制、捣毁快餐麦当劳餐厅的运动,随便走进一家法国书店,你就能看到《谁在扼杀法国》《美国的集权主义》和《不要对山姆大叔感恩》等书位居畅销书榜。与此同时,盟国的自主性逐渐增强,不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忍气吞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轻视盟友的单边主义做法受到了盟友越来越多的质疑与反感。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曾经言辞激烈地批评道:“我们不能接受政治上单极、文化上一致的世界,我们也不能接受唯一‘超国家’(hyperpower)的单边主义。”^[29](p 36)英国主流报纸《镜报》有一篇文章的大标题是《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无赖国家》。2003年10月,欧盟民调调查发现,许多欧洲人将美国与伊朗等同,视之为危险国家。除了欧洲盟友出现反美声浪之外,亚洲盟友日本、韩国民众也因为美国驻军频繁发生的犯罪行为,一度对美国怒不可遏。

通过对反美主义历史演进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发展的一些规律特征:就时间而言,反美主义并非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之后的新生事物,它的历史源远流长,甚至比美国建国的时间还要早,当前的反美主义是历史的延续;就内容而言,经历了从早期欧洲精英对美国(美洲)的漠视与偏见,到对美国制度文化、社会问题的批判与揭露,再到对美国霸权行为的反感,内容与美国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就反美的参与者而言,经历了从欧洲到其他区域,从精英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过程,民间力量始终是反美的主力;就形式而言,欧洲的反美行为较为温和,基本上保持在对美国“口诛笔伐”与抗议示威的阶段,而欧洲以外地区的反美则具有“暴力”传统,甚至出现恐怖袭击的极端行为;就原因而言,早期的反美带有欧洲人的偏见,后来的反美则是偏见与美国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存的结果,当今的反美主要还得从美国自身寻找根源;就结果而言,反美并未对美国的发展及其国际行为形成根本性的影响,但在客观上形成了对美国霸权的“软性制衡”,有助于防止美国强权的滥用。

参考文献:

- [1] [美]加里·纳什. 美国人民: 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 上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2] [法]菲利普·罗杰. 美利坚敌人: 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 [3] [法]伏尔泰. 风俗论: 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4] James W. Ceaser. A Genealogy of anti-Americanism [J]. *Public Interest*, Summer 2003.
- [5] Arthur Jr. Schlesinger. America Experiment or Destiny? [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une 1977.
- [6] [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纲要[M].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46.
- [7] [美]托马斯·杰斐逊. 杰斐逊选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8] [美]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9] Judy Colp Rubin. The Five Stages of Anti-Americanism [EB/OL]. http://www.fpri.org/enotes/20040904_american_5stagesanti_americanism.html
- [10] Simon Schama. The Unloved American [J]. *New Yorker*, March 10, 2003.
- [11] G. T. Holyday. *Anti-Americanism in the German Novel, 1841-1861* [M]. Beme: Verlag Peter Lang, 1977.
- [12] Barry Rubin. Understanding Anti-Americanism [EB/OL]. http://www.fpri.org/enotes/20040820_west_nub_in_anti_americanism.html
- [13] Barry Rubin. Judith Colp Rubin. *Hating America: A Histor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4] [法]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15] Ernest May. *Imperial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1.

- [16] 王晓德. 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与欧洲的“美国化”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7, (1).
- [17] Reinhold Wagnleitner. *Eine Typologie.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The Foreign Politics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M]. Hanover &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0.
- [18] Jost Hermand. Resisting Boogie-Woogie Culture, Abstract Expressionism, and Pop Art [A]. Alexander Stephan. *Americanization and Anti-Americanism: The German Encounter with American Culture after 1945* [C].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5.
- [19] [英] 罗宾·科恩, 保罗·肯尼迪. 全球社会学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20] 赵可金. 世界反美主义及其命运 [J]. 国际政治研究, 2007, (1).
- [21] 王晓德. 战后美国对法国向现代消费社会转型的影响 [J]. 史学集刊, 2008, (1).
- [22] [德] 妮科勒·施莱, 莎贝娜·布塞. 美国的战争: 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 [23] Eric Shiraev, Vladimir Zubok. *Anti-Americanism in Russia: from Stalin to Putin* [M]. New York: Palgrave, 2000.
- [24] 安维华, 钱雪梅. 美国与“大中东”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 [25] Tai Chong-Soo, Erik Peterson, Ted Robert Gur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Sources of Anti-Americanism: Two Comparative Studies [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September 1973.
- [26] Ivan Krastev. The Anti-American Century? [J]. *Journal of Democracy*, April 2004.
- [27] America's Image in the World: Findings from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EB/OL]. <http://pewglobal.org/commentary/display.php?AnalysisID=1019>.
- [28] [美] 约瑟夫·奈. 美国霸权的困惑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 [29] John O'Sullivan. Chirac Therapy: the Anti-American Temptation Persists [J]. *National Review*, Dec 6, 1999.

责任编辑: 宋 鸥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nti-Americanism

WANG Qiu-bi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Anti-Americanism is by no means a new phenomenon, it existed earlier than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correlates closely with the grow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nti-Americanism went through five stages. In 18 century, some Europeans considered the American continent as a degenerate continent from the nature views. From 1800 to 1880, some Europeans disdained the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s of the U. S., and derided the new country as culture hungeriness. From 1890's to WW II, anti-Americanism exceeded Europe and extended to the world, which opposed American expansion. During the Cold War, based on the ideology, the socialism bloc, part of the third world and the left wing of Europe struggled against American hegemony and imperialism.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being the only superpower, the United States takes the policy of hegemonism and power politics, which lead to the anti-Americanism in the world wide. Anti-Americanism moves toward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Anti-Americanism; the United States; hegemony; Americanization